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學易記卷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恭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

學易記卷五

元李簡撰

下經



乾下
兌上

伊川曰夫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
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白雲曰以剛決柔謂之夫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

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為之謀以行
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
王庭乎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以一柔而乘
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
自邑始自王庭乎號其有厲而決然後自邑國告之
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
兵革之利况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威力以彊之
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也乾道將復雖君子

不得自己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
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先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廣平曰揚於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也告
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修若是其
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夬其人而已固將戮一

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下服也

白雲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先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為尚而不知有道

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于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長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其危乃光猶今人所謂罪狀明白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乃雲興雨施潤澤萬物之象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居德者謂以德自居猶言有其善也忌

如道家所忌之忌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其是道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白雲曰四剛過中已有大壯况夬之五剛乎故大壯
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
矣

誠齋曰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銳
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而
在上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

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孔子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白雲曰初九銳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銳于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以剛居剛壯也頄面顴骨上六也以九三之壯而應
乎上六是壯於頄也方衆陽共決一陰之時九三乃
與之為應凶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可也不與
君子同行而已獨行焉則與之遇而和矣係小人而
失君子凶咎何可逃能遠絕之若將浼焉小人雖愠
不足為咎故象曰終无咎也晉之王導其知此也夫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

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單氏曰行不能決者以內暗也內暗則其聰不明雖聞人言疑而不能決也故曰聞言不信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曰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覓陸然

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菟陸今所謂馬齒菟是也。曝之難乾，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故取為象。夫人心正意識，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所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

三應上五比上，故當有決其所當決之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誠齋曰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地之大也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為弔小人也小人亦受衷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耳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陽長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尤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

終之一字最宜詳玩爻辭既云終有凶夫子又云終不可長戒之諄諄足以見聖人仁覆天下雖大惡未嘗有必絕之意蓋謂小人之道不可為也幸而苟免今日无凶後日必凶矣能速變革而從君子之道非但免凶吉可保也不能變革雖號咷无以為也故曰无用號咷草之上六而能革面順從无凶宜矣



巽下
乾上

伊川曰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

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
生於下陰與陽遇故為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
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以勿用取如是
之女

白雲曰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
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故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

也是以不可取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
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
哉

伊川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
生始與陽遇也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
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

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
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
育庶類萬物章明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
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白雲曰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
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
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中之臣非得
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

誠齋曰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乎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曰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

誠齋曰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白雲曰先王者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馬氏曰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

注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
處遇之始以一柔而乘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合者
也柔之為物不可以不牽女子之節不可以不貞故
必繫於正應乃得貞吉也妄動則唯凶是見矣羸豕

謂牝豕也以豶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乎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為淫醜若羸豕之乎務躑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誠齋曰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者遇之之蚤也取之必有其器大則網織則苟然後有以包而舉之賓者他人之謂也

雷氏曰魚之為物制得其道則可得而有之民之象

也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史記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近民者親近而愛養之之謂也

九四遠於初故有遠民之象九二近於初故有近民之象民舍九四而歸九二九二何愆哉

祖豫州不納後趙之民正墮羯胡之計中也包有魚不利賓識者不能无遺恨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伊川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其行次且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過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矣非義求過固已有咎知懼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

誠齋曰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

也

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
四言臀行未牽謂知懼而止不牽於求過初六也象
舉其行次且者省文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曰四以不中正而失其民遠民者已遠之也為
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白雲曰四與初應有魚當姤過之時初六見九二先

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
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也為上而不得其民
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
耳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
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剝者陽之消剝極為復明
亂中生治也夬者陰之消夬極為姤明治中生亂也
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是以
聖人兢兢業業常恐至於遯而至於否豫為之防而
不敢慢也杞譬則賢也其木高其葉大可以包物者
也瓜譬則民也雖可欲而潰必自內者也九五之君
以九二之賢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有中正剛健
之德而不自耀故曰含章且姤之所以為姤一陰漸

長羣陽消剝隕越者天也夫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
有可易之道志人謀也舍止也志不舍命謂盡其人
謀不止委之於命也聖人遇一陰方長之時於九五
剛中之君而設有隕之戒者乃履霜堅冰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之義也

采漢
上說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
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

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
人之遠之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九處窮上剛亦極
矣是上窮而致吝也

橫渠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坤下
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
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
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亨者萃聚之時自有亨義

明道曰萃渙皆亨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
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
道錄

伊川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
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
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
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祭祀之報

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
然也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
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
恃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
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
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
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
而有裕天理然也

單氏曰王弼曰假至也渢曰萬物會聚之時王至此然後可以有廟也故詩之魚麗言萬物盛多能備禮而後可以告於神明者此時也故曰王假有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

白雲曰其道不順其情不悅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為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兩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故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

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說順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說順是以彖言可見也

雷氏曰天下萃聚之時萬物盛多足以備禮而又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孝經所謂天子之孝正謂此耳○利有攸往者孔子所謂既庶矣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孟子所謂飽食煖衣不可逸居而无教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曰除簡治也去弊惡也

白雲曰澤聚於地萃之象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
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
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
謂除弊惡而新之

子夏曰衆之聚也不可以无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筴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誠信之應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
之節舍應從類是有孚而不終者也有孚不終聚非
其正是乃亂乃萃者也若能號呼專一固執其守不
恤衆筴安於喪朋為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
矣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者非其志惑亂必无舍應

亂萃之理

單氏曰一者所與專也握者所持固也

六二引吉无咎乎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注云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

橫渠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
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乎而
略禮則神怒而民怨

誠齋曰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
也然君之求臣亟於臣之求君也觀湯之於伊尹先

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
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
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孰也故曰引吉无
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其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
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
之中道不以為上所引而有所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
也

雷氏曰萃之道見大人乃利而亨初萃於四二萃於五則三當萃上六也上六柔而失中非大人之道不可萃之者也比卦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萃而不得其人其能不歎惜乎故曰萃如嗟如見大人則利而亨不見大人則有害而已范增之萃項籍歎恨而无所利者也往无咎何也萃如嗟如而无攸利則可往求大人而萃之矣不可空歎嗟而无益也雖然三萃於上六正也上六不應而不可萃遂往而他適以求

大人而萃之者非正也不得已也於義不得无小吝
故曰往无咎小吝陳平韓信去楚而適漢往无咎者
也自三至五為巽四者公侯大臣之象五者君之象
六三所以往而无咎者以上之九四九五巽而可入
納已而不拒也若夫四與五无巽入之道拒已而不
納其能往而不咎乎故象曰往无咎上巽也韓信所
以得萃者蕭何高祖能納故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
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
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
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

伊川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
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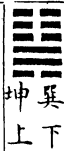
无咎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得

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
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
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
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爻上句
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
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疏曰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

伊川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齋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墮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

則隕獲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巽下
坤上

伊川曰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中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白雲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

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

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者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白雲曰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所謂沈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曰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白雲曰萬物之升其象則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

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
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吾斯之未能信未可升也自信矣而又信於人斯可
升矣初居眾爻之下上无正應疑若難升然孚於中
者人必孚近比于二故能與九二剛中之大臣合志
同升於君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白雲曰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於君乃利用禴无咎而有喜也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其道一也

雷氏曰鬼神享德不享味

伊川曰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伊川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應

援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晦菴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曰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

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
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
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
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
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惟文王
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頤卦下三爻養口體者也上三爻養德義者也升卦

下三爻升其位者也上三爻升其德者也六五以柔居尊謙虛接下有九二剛中之臣為之應是得正而吉者也故曰貞吉升階者其德日新進進无已之義也羣賢並升君德日進何憂乎天下之不治也故曰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伊川曰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

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
唯有消亡豈復有增益也



坎下
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坎下困者憊乏之義水居澤上則
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又上六在二
陽之上而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掩於陽剛所以
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又曰困是
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曰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白雲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
因為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修其德不繫於
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天地然
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能
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

言人亦未之信况衆人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處險而能
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
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以其剛中之道也五與
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

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誠齋曰剛於中者萬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已者千憂不能喪其說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白雲曰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

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單氏曰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所謂致命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謂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當困之時陰柔在下不能自立必求依於陽者也四
為正應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惡能濟人之困猶
株木之不能蔭覆于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譬所以
居也譬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
非困也入于幽谷謂初切比於二二有剛中之才足
以拯人之困宜為所從矣噫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
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雖獲苟免其於正道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也不

覲謂不遇其所亨也三歲不覲雖非終凶之辭與十年乃字者異矣幽不明也者謂明則不至於是處困之道何如不失正義致命遂志而已良非初六之所

能也

取伊川說

南軒曰凡天下之遇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隕凡以不能剛中而已

單氏曰人之體行則以趾為下居則以臀為下初六困不能行而在下臀之象也

卷五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曰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

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困于家食无酒食宴樂之奉而已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來求利用亨祀者盖言事君當盡誠无隐與事天事神明一也征凶无咎者

謂舍是而進凶之道也復誰咎哉中有慶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而獲際會之慶也君臣慶會則天下賴之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曰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

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
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
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失其所安者不善之
效故曰不見其妻不祥也

白雲曰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
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金車二也剛以載者也徐徐者疑懼也志在於初而隔於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有正應而不敢亟來以相應惟困之時為然九二剛中而載非犯已者也四疑而畏之耳是以雖吝而有終也九四雖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初六言三歲不覲以見雖久而得合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

之義相符

集注并粹
言單氏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白雲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劓則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則以困於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

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
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
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
取其謙下之道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
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
鬼神可交况於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
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于祭祀則利用
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

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剝則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賢用於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上下三陰受剝則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纏糾之象。艱不安之貌。困于葛藟，謂牽於六三之柔于艱，謂乘乎九五之剛。柔不可牽，舍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上六柔懦之過，若計曰動則恐有悔，遂不動，乃所以有悔。曰征吉，謂吉在乎行也。諸卦上極多，不以征此困時也。困終有出困之義，征則免困矣。是以征吉。

集臨川
伊川語



巽下
坎上

伊川曰：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

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之為物可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

幾也緇綆也井以濟用為功緇幾至水而不能上水亦與未下緇于井同也羸敗其瓶其用喪矣是以凶

也羸毀敗也

取伊川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汜至亦未緇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伊川曰巽入于水而上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如是卦之才與

義合也

雷氏曰城邑屋廬可以遷改井則可塞而不可改也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身可殺而志不可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用此道也不剛中者能如是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言井所以能不改者以二五剛中故也若小人柔佞隨世俯仰希合苟容者其能不改其操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曰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誠齋曰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并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冽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晦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初六井泥

乃計反

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

井无禽時舍也

注曰久井沈滯滓穢不見潔治一時所共棄舍也

伊川曰一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

不食也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

復往矣見其才弱无援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

也

白雲曰人之一性不能自修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做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曰二雖陽剛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澗谷之水旁出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污泥注於鮒而已鮒井泥中微物耳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

之功

誠齋曰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資有蛙鮒之象
二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
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馮暱八
人者而君不安谷漏下注甕敝亦下注皆不上出之
義

許慎云甕汲瓶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

井潔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涿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過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臣得行

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爻云心惻而象云求以見九三之志切於行也

誠齋曰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昏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白雲曰九三有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雖然能自修治則无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至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

誠齋曰甃者甃而修之也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修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

修井者閑邪存誠之謂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誠齋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為一井之主天下之人酌而飲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

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汚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後
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

詩救反

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白雲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為
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成功而遂
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
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
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

元吉之道也



離下
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草變草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救時之弊也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乎故已日乃乎易窮則變變則通凡欲變革論其時則有曰時未可革有曰時已可革已日者即事已窮俗已厭不可不革之時也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正也正則其悔亡矣白雲曰凡欲革者皆以有悔革而當其悔乃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

乎草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草而當其悔乃亡天
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

文明以說者文明則禮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
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
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
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
舊之悔皆亡也天地之運寒暑變革則四時成湯武

改革夏殷之命亦不過順乎天理以應人心耳是皆已窮而後革之義也當革與否不可違時故曰革之

時大矣哉

取伊川說

龜山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

既以克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无愧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伊川曰水火相息為革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厯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也

雷氏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

水火之相滅息猶四時寒暑相承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乃事之火者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而後動
可以无悔初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
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以才則剛而不中時
位才皆不可以有為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六二文
明之主有中順之德與九五剛中之大人相應乃伊
呂之佐湯武也初切與之比焉於將革之時能順承

六二中順之道固執而不變不敢妄動則庶乎因之而有成矣湯武之興也所會之國或三千或八百初

九九三之謂歟

兼采伊
川語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後時不行則失時而有咎
已日乃革之謂已當可革之時乃宜革之也漢上朱
氏曰變動貴乎適時趨舍在乎機會二當可革濡滯
而不行於革道安得无咎征吉无咎者以行有嘉也

伊川云六二柔順中正文明之主上有陽剛之君相
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
順則无逆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草之善者也
非伊吕不足以當之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
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諸侯之象也剛而過中而當可革
之時不度德不量力以之自往將有所革則取凶必

矣聖人戒之曰汝當堅貞自守嘗懷惕厲待其公論
皆同上下信之以之佐湯武而興焉則可也象云又
何之矣謂舍湯武而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以九居四悔也能信於上其悔乃亡

雷氏曰春秋傳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
出命而臣行之常也然革者欲其當而已苟君命有
不當而改之以從義可也若夫君謂可者可之君謂

否者否之阿諛苟從不能改命而從義則欲革而當
不可得也雖然臣之事君信而後諫人君信已之志
而不疑然後改命而吉苟上未信其志而遂改上命
則戮辱之道矣其能吉乎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曰
改命之吉信志也蓋上可以匡正其君而下不至於
失身易之中道也漢武帝命汲黯視河內火黯乃擅
發倉以賑飢民而帝不之罪信黯之志忠國而愛民
故也使人君知此而得骨鯁之臣以輔之則命令无

不當矣

潘氏曰居大臣之位為上所信事所當革雖有君命猶將改之塗詔批勅是也未信而諫則不可故有孚則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曰龍虎大人之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

橫渠曰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白雲曰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豈大人虎變未占有乎之道歟

雷氏曰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處草之時而得尊位大人之通其變而革天下之弊者也大人者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順天下之民由義以革天下之事使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矣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乎夫占所以決疑不疑何占大人

之革則天下莫不信之矣何待於占而後乎哉此所以未占有孚也虎義獸也文章煥炳而有不怒之威故稱大人虎變而象以為其文炳也湯武革命周公制禮作樂至於郁郁乎文哉虎變之象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君子隨大人而變者也伊川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

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草
變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
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之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
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既革而當則患乎不能
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
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



巽下
離上

伊川曰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取其象則下植為足中

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燃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義

鼎元吉亨

䷱ 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以供烹飪之用然制度必須當理而後可以變故成新故先元吉而後乃亨也

白雲曰易以器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
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
由器可推道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

伊川曰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
則享上帝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下體巽

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柔
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

誠齋曰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
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
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
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
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
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

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
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
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
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孰為革故取新之
初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為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
萬法類從矣

龔氏曰易以井言德性以鼎名才器德性在己无俟
乎外而足也故窮不損達不加猶井之无喪无得也

才器有大小在人之所用猶鼎之有大小各隨其量而有所受也

劉氏曰得中而應乎剛者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乃能用賢也柔得尊位卑巽以下賢是以致元亨也人君卑巽以下賢則賢者樂告以善道而聞見日廣故耳目聰明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曰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

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
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
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

尺遂反

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

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六在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
凡物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必初顛趾利於出敗惡
以致潔新故在鼎獨為未悖也去故而納新寫惡而

受美後貴之義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大臣屈體求在下之人，以尊卑之禮言之，亦悖也。以其人其才足以載物，其德足以養民，雖降尊屈體以求之，何悖之有？以九居四處不當位，力小任重，必有覆餗之凶。能求在下之賢，進之於君，厝天下於鼎定之安，不失亨飪之道，上可以享上帝，下可以及萬民，在己可以長守富貴，又豈有折足形渥之凶乎？以家譬之，五夫也，四妻

也六在下卑巽妾之象也四以才不足而覆公餗猶妻无子致夫无後也妾固賤也求之悖也求之以其子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故曰无咎以後貴者否惡為賤而潔新為貴在下之人為賤才德為貴妾為賤而子為貴也或曰凡卦以六居下者皆言无才而子方之有才以九居四其體剛也而子方之為妻无乃不可乎曰易无體也他卦以初六為无才常也在鼎之初則取出否取新之義而為亨

飪之用初不計九之與六也他卦以九四為體剛在
鼎則位為重以位言之則四之於五臣之於君也妻
之於夫也故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或者曰以九居
四云非正位聞之舊矣今以六居下雖取初義以位
言之正乎曰鼎象也下趾也以象言之分而在下乃
趾之位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
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與五相應其道可享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而終无過尤也慎之慎所往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

下孟反

塞

恣則反

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初鼎之足五鼎之耳上鼎之鉉三陽鼎之腹雉膏鼎實之美者也九三以剛正之才宜為六五文明之君所信任以九四阻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五之意改則三之行塞矣是有雉膏而不見食也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啟之也不見孟子臧倉沮而改之也雖然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五與三方將和合三雖有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六五豈終不食

九三之雉膏也哉失其義者謂君臣之義為九四所

間而相失於始也

集伊川
誠齋說

九四鼎折

之舌
反

足覆公餗其形渥

於角
反

凶象曰覆公餗

信如何也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矣四明不足而剛不中在下雖有可用之賢為之應以明不足則不知其為可用也

不達顛趾從貴之義也就使知之以剛不中則固守
尊卑之常分而不肯降尊屈體以求之也德薄而處
崇高之位力少而任天下之重未有不致禍敗者故
曰鮮不及矣猶鼎折足而覆其公上之餽也餽鼎實
也不求賢哲與之同事至於敗覆乃不勝任可羞愧
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信如何者謂少任重之理
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覆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童溪曰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受實
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
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為正非所利歟故曰利貞
然則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為己之實也非有所謂
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他卦以初上為无位而不當用唯鼎以象言取新在
初舉指在上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在五指上九

為金鉉五文明虛中故能納上九陽剛之才以實其中虛故能受益陽實而陰虛也上本金鉉而在爻云玉鉉者何哉恐剛極而為之戒也剛柔中節則大吉而无不利也君之用臣惟恐不盡其剛直故五利金鉉臣之事君欲其盡禮而剛柔有節故上利玉鉉



震上
震下

伊川曰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

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震亨震來虩虩許逆反笑言啞啞烏客反震驚百里不喪匕

咎

白雲曰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

注曰虩虩恐懼貌

伊川曰當震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虩虩然也處震

如是則乃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和適之貌
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唯宗廟
祭祀執七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
祭祀七以載鬯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
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動震
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
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白雲曰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也笑言啞啞和適而未嘗失則也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近皆及之也以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喪已也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

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

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伊川曰游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游雷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心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李博士曰詩美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知恐懼而不能自修省則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非所以為恐懼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誠齋曰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雷氏曰雖恐懼可以致福然早知戒懼乃能致福苟不早知戒懼禍患既生雖欲戒之无及矣故於初九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

博蓋反

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

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

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大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量勢巽避守其中正雖大喪貝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取伊
川說

震之六二其太王避狄之事乎億大也石氏曰億十萬之數大之義也○億改訓大當從或問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伊川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其震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動以就正為善

誠齋曰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

非位之不當乎蘇蘇懼之至也辭去其位以讓賢者
可以无眚

九四震遂泥

乃計反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剛居洊雷之初可以復震者也以處柔失剛健之道
居四无中正之德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以剛
處動本有光亨之道陷泥而不能自奮豈有光亨之
道哉遂者无反之意未者非必之辭

集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

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則震極來則乘剛是往來皆厲所行危也億大也
震驚之際能不自失而大无喪者以其事在中也中
謂心也事者誠敬之謂六五為一卦之主即彖所謂
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也

上六震索索

桑落反

視矍矍

俱縛反

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

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

鄰戒也

上居震極中无所守索索謂志氣殫索不存之狀也
矍矍謂瞻視徬徨而不安也處震之道貴乎恐懼修
省而戒其惶怖失據驚擾妄動故曰征凶震驚之來
方及其鄰而未及其身能畏懼而戒備之則可无咎
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當震動之時六居震之上
始為動之首今獨畏鄰戒而不動同動者不得无怨
懟之言上所以獨能不動者以柔不固守震終知變
故也爻云征凶謂妄動則必凶也象云雖凶无咎謂

畏鄰戒而不動設使雖或有凶則於義亦无咎也

集粹

言



艮上
艮下

伊川曰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矣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背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老子云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其亦良其背之義乎

白雲曰艮止之義最為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無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無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無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於色者也耳欲於聲者也口欲於味者也鼻欲於臭者也唯至於背則無見無知故無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無自而生故得安於止之道一身且不獲况外物乎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入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

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內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良其背之義乎自一身言之庭與四海

皆一也

此段多是兼山語

豕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曰八元有善而選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

所也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

伊川曰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良體篤實有光明之義所謂當止之所也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良其背止之義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

能止能止則无咎

白雲曰夫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係乎時不係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所以為行止者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在彼矣行止為時則艮止為道故彖言時止則止又曰艮其止兼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行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在此之必而易時之不可

必則止道盡矣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以止道應時者也莊子靈龜曳尾塗中之說是為知止而不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不必之可止欲必其生之樂是失時止時行之義止无他義知其所而止之耳

艮之止中庸之中是或一道

南軒曰初六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

隨其心不快此言慾心之動不能制也腓隨身者也
心者四體之所聽命者也於腓若不救其隨而任所
之焉則心終不寧矣故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者勇於止而未能循理適宜者也六
四艮其身者大學所謂知止於其所當止者也六五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者記所謂口容止語所謂時然
後言繫辭所謂吉人之辭寡者也上九敦艮吉者居
之安者也八卦之終惟艮為吉乾亢坤疑坎陷離暴

巽極則失兌極則志流震極則索則凶艮獨以吉終
何也繫辭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獲凶常多
得吉常少靜而知止何咎之有聖人所以洗心退藏
於密其至矣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伊川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複
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
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

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
非據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白雲曰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於趾止於動之先
則易止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利在久
於其道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貞者也象言未失正
者止於未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於復自道

言吉復於不遠復言元吉艮之初六有過於二者而
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二卦之復雖與止相
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凡言復皆先失後得復
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然世多以吉為過
於无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為二道論有為則莫善
於吉論守道则无咎為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
咎或吉而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

聽也

白雲曰腓膈腸也

伊川曰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

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

誠齋曰六二中正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聽也故其
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注曰夤贅也

白雲曰不能止之於初至於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象猶大畜說輒之道也限所以制內外也內欲不出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

制左右也厲薰心者常以危亡之憂薰燥其心使不
忘也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薰者與詩憂
心如薰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失於不早辨故必
極於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甚難矣然艮止之
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危特有難易之別也
誠齋曰限闕也九三竒而橫有門限之象艮為門闕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大臣之位當艮止之時上以止人君之邪心下以

止天下之不善乃其任也柔而失中其所輔之君又
无陽剛之德亦安能大有為乎惟止於其身不失正
能无咎而已在上位而僅能獨善其身豈足稱大臣
之位也哉

集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白雲曰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天
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而後
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固如此也
是以前悔可止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
主忽其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良
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謂祭无益謂暴无傷蓋有間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
言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伊川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

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
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
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巽上
艮下

伊川曰漸者進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進
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

漸女歸吉利貞

白雲曰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天地之道皆有漸况

人乎舉人道而言之則進之漸者无若女之歸也女
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為歸速則為奔故女歸以漸
為吉也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
女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節其禮為尤備是以知
其漸也鴻之進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陸之漸豈不
猶女歸之禮乎故卦辭言女歸而文明鴻漸一也
伊川曰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

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
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
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
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
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
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
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
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

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伊川曰男女萬事之先也故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
莫如女歸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以正道而進
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
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有功統言陰陽得位是
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所謂位者五以剛陽
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
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艮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

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內不止則非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止而巽漸進者也蓋其進銳者其退速以漸而進則動不窮矣

單氏說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乃其進有序

所以為漸也君子體之選賢德者居位以善民俗謂
教養之使民漸進於善也

集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
咎也

鴻雲飛水宿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
也于水湄漸于干自下而上將飛之時也乃君子出
潛離隱仕進之初也小子厲有言謂未免小人有謗
毀之言也何哉蓋正人乃邪人之所惡智者乃愚者

之所憎故曰女无美惡入宮見妒士无賢不肖入朝見嫉始進而人有言何足怪哉傳曰禮義不愆胡恤乎人言故曰義无咎也

集

白雲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之內天地萬物无不具焉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舉其一以言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鴻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人也故卦言女歸彖言進位爻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於不同也世之論象者

率拘於說卦已言之象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况六十四卦之象古人未嘗明言之且震為龍而乾稱龍乾為馬而坤稱馬坤為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言姑舉八卦之略使後世知所謂象者如此貴夫觸類而長之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白雲曰磐石之可安者自干而磐已獲安矣飲食衎

行蓋君臣相遇安而和樂也與詩所謂嘉賓式燕以
行同意漸進之道見於得君之祿安樂飲食雖小子
亦无危厲之言是以吉也不素飽者不素餐之謂也
伊川曰君子漸進於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空飽
飲食而已

雷氏曰初六在下而上不應故危六二得位而上應
之故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禦寇象曰夫

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高平曰陸平原也自水而至於磐至於陸進之已遠也若或不能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謂不反顧義理也四非應而犯之雖孕不育蓋非其道如是則凶矣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謂四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離羣醜者舍初二同體而進也順相保者初二陰柔順

九三之相保也禦寇所以保其類也蒙上九漸九三皆利禦寇蓋艮有止禦之象為門闕為閤寺為狗皆止禦之象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伊川曰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其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四居

正而巽順乃得桷也求安之道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无咎而安矣

雷氏曰鴻雖不能握木或得方平之木如桷然亦可止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誠齋曰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說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

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

故終不為碁

音忌同

間之所勝而底於吉而得所願也

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貞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成就之不易也如此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吉不可亂也

鴻漸于陵已高矣又升而至於上窮而不知反則亢
故有反退之義蓋鴻之飛進退相為用也無退則無
進之漸一進一退其動不窮進退有度不失其時不
可亂也故其羽可用為儀吉言人可表儀而師法也
僕嘗詢諸捕鴻者曰鴻之飛一息數百里朝食於此
莫必還宿於此一進一退不可亂也捕鴻者說大與
聖人意合以此知聖人於天地萬物之理何所不通

乎

取漢
上



兌下
震上

伊川曰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
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
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
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恒居室之常道也漸女歸
之正也歸妹女之嫁歸也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
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

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者女之嫁也妹言少女也征凶諸爻之位皆不當也不正而行則凶矣无攸利乘剛也六三六五皆乘剛是女乘於男婦陵於夫牝雞之晨矣何所利哉

白雲曰王輔嗣以歸妹為娣媵故其言曰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孔氏因之曰以妹從姊而嫁

謂之歸妹誤矣。娣媵謂之媵，非歸也。孔子言天地之大義，謂夫婦也。娣媵豈能具此義哉？諸爻言娣義，自不同。輔嗣以初九有歸妹以娣之辭，故誤以妹為娣媵耳。六五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以見妹稱君而娣為媵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

柔乘剛也

漢上曰說少女者人之情慕少艾也婚姻之禮陰陽交際天地之大義也以柔乘剛其柔日長剛為柔所乘其剛日消夫弱婦強不能正室三不利於內四不利於外故曰无攸利

伊川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生相續之道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

終始也說以動以二體言也男說而動以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唯說是動則男牽欲而失其剛婦扭說而忘其順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征凶也

白雲曰長男以所歸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於澤上澤隨而動是天將雨而惠澤及物之象
也君子體此主利萬物而期於永終蓋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者人情之常也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
其晚節末路之難也周宣王中興之賢君鴻鴈之後
詩人有黃鳥之刺唐太宗創業之英主貞觀之末魏
徵有十漸之譏况其下者乎有始有卒惟聖人能之

故孔子以永終知敝為戒知敝者知不克終之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
能履吉相承也

伊川曰陽剛在婦人為賢貞之德娣之卑下雖賢何
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
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
也

白雲曰初在下賤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娣之

象也自元所歸因人之歸而為娣媵故言歸妹以娣也

劉氏曰居下而處說上承九二有承助女君之象故吉以恒者娣媵古之常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白雲曰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女而動則夫之
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
賢一愚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

夫之不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為不賢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為利也

伊川曰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才不足而戒也

劉氏曰九二剛中女之賢者也上應六五之陰暗是女賢而配不良也婦人无遂事雖賢何所能為猶眇者之能視又何足以言明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與四上下无應故俱有須待之義而其德不同九
四體剛而用柔體剛則堅貞而有守用柔則合婦人
之道故能有待而行也六三體柔而用剛體柔則无
堅貞之德用剛則躁進失婦之道故不能須待反其
歸妹之義而從娣媵之事也象云未當者蓋言處之
不當也拈上句者省文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伊川曰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處柔乃婦人之道无正

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待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白雲曰行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期者在我有所待非人不求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伊川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
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
禮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故易中陰尊而謙
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
以從禮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
以帝乙歸妹之道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姊
之袂良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
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

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高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白雲曰王姬下嫁不如其娣之袂良猶謙下而无嫉妒之心蓋膠木逮下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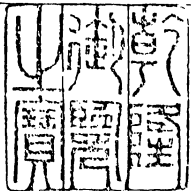
漢上曰如是則善矣良至善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震體震為長男士之象也三兌體少女之象也上

六居一卦之終與三不相應是士女約婚而不終者
也未嫁曰女未娶曰士筐所以載實承筐无實失婦
道也血祭盛氣也剗刺也親割牲而无血失夫道也
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者以夫不能承祭祀
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

米晦卷
畢說



學易記卷五